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七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周立勳勒卣參閱

楊文敏公文集

頌　　楊榮

平安南頌　平安南

皇天眷命于大明、開于萬世太平之鴻業、　太祖高

皇帝龍飛淮甸、順天應人、掃清六合、凡際天薄海、大

小蠻夷之國，罔不臣服，歲時貢獻，襁遝後先，無有少懈，自歷代以來，土地之廣，幅員之長，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上既嗣大統，奉若天道，率由舊章，臣

萬夷來王莫[illegible]下 文皇帝之哲

民守職，夙夜惟寅，而海外諸蕃，歷諸僻遠之邦，素未

余正申為賦以頌聖德之萬一

入中國者，亦莫不梯山航海，稽顙扶服，奉表獻方物以得瞻覲 天朝為喜幸，是蓋遠人向慕之誠，寔由

皇上懷柔之有其道也，邇者安南賊人黎季犛，及子蒼濟惡不木，滅絕倫理，欺天罔聖，久蓄禍心，肆厲狼吞噬之暴，與狐鼠狡黠之謀，賊弒其主，侵我邊境，以

暹兇刼奪占城要取其貢賦僭稱大號毒痛其生民奸宄日滋其頑益甚朝臣屢請加兵致討 皇上尚念無知遣使諭以禍福俾其自新而賊怙終弗悛復上表欺誑請迎陳氏孫嘗避禍來京者歸立之 皇上信之不疑遣使送還本國而賊乃伏兵於途要而殺之事聞 皇上召廷臣諭之曰今四方寧靖無事干戈惟茲安南小醜以蕞爾之地恃其險遠敢逞兇逆其可置之度外乎羣臣咸進言曰悖逆不道國有常憲此而不誅何以警衆于是不得已告于神明命

特入此段以為出兵之名

征夷將軍率偏師往討其罪。師行，皇上乃載謀載惟，躬詣龍江禡纛而遣之，授以神謀睿算，仍戒其毋（是時猶在南都也）妄殺無辜，毋毀人墳墓廬室，毋剽掠子女財帛。曾未數月，師駐鄰疆，不疾不除，紀律嚴明，甲胄精飭，雄旗炫燿，鉦鼓有節，諸將士感恩慕義，人懷敵愾之心，奮迅鼓勇，徑由坡壘，破雞翎，飛渡富良江，直擣東都，遂平西都，而賊黨即時殄滅。所過秋毫不犯，市肆不易。白姓引領望風來歸者，日以萬計。將臣乃敷宣恩意，拯其焚溺，釋其脅從，遍求陳氏子孫立之，已無遺類

國中官吏耆老咸詣軍門請復古郡縣以隸中國設官兼治庶幾咸沐　聖朝清化以脫遐荒夷狄之陋俗以永永福其子孫於無窮也捷音入奏　皇上一從所請以其地爲郡縣設官兼理亦爲陳氏立祠設官典祀悉除苛虐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中外聞之莫不歡欣鼓舞以爲　皇上恢弘基業之功光昭於　祖宗而安輯黎庶之恩徧及於天下也臣榮備員禁掖欣覩盛事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皇　太祖統一萬邦普天率土來延來王歲時貢獻厥篚相

望如彼葵藿傾心太陽赫赫端拱而治嘉祥屢臻靈
物畢至文武將相視同一體龍與雲從風行草偃南
平江漢北定朔方中原晏然以耕以桑閩浙蜀越悉
歸版章定鼎金陵既盛而昌我　皇繼統一遵成憲
敬天勤民登庸俊彥信賞必罰殫惡彰善俾爾熙熙
恭已南面萬里遐遠如覩目前幽側荒僻無不燭焉
聰明神聖廣運如天無微不被無髮不宥蠢茲南夷
肆逞悖逆詭詐萬狀罔知紀極在廷臣庶請加誅殛
以振皇威以靖遠域　皇帝曰吁藐焉狂獠敢肆凶

頑，自致天討，乃命大將，以遏凶暴，以整我師，以控蠻烏。鎧仗煌煌，旗旐央央，鉦鼓喧鐃，師律而臧。涉彼鉅海，鯨波不揚，平蹊險阻，虎豹遁藏。嗟爾蠻夷，蕞爾土壤，蜂蟻之衆，狐豸之黨，潛形宄巢，孰使狂罔。天戈一麾，鬼褫膽喪。 帝戒將臣，神武不殺，殲厥渠魁，下人可活。我師我旅，毋飢毋渴，緜緜翼翼，其何能遏。 帝戒將臣，奮揚威武，相其原隰，深入其阻，梔倪毋棄，載用輯撫，雖云遐荒，我疆我土。將臣所至，悉諭 聖恩，振揚威武，雷擊電奔，逆豎潛伏，蟻坂厥根，以解倒懸，

以雪陳冤、帝謂將臣、爾訪陳氏、厥胤伊何、揩閣音有。休要求立繽嗣、咨詢陪臣、曰無餘裔、國人盡傷、欷歔怨詈、帝曰吁哉、惟彼南人、雖在蠻貊、同乎大鈞、存而弗理、禍亂彌臻、滌瑕蕩穢、綱紀維新、邦之耆老、咸詣轅門、請置郡邑、維屏維藩、敎以忠孝、俾知彝倫、耕食鑿飲、同我夏人、邦人有言、荷戈執戟、昏迷弗恭、妖狐所惑、今見王師、如拯焚溺、輸誠歸向、剗殄洗滌、邦人有言、衆蟰跳踉、猘天所制、莫知其方、今覩義旗、正正堂堂、引拔崖石、置之康莊、扶攜涕泣、指誓天日、銷兵歸田、裂幟

入室袪其狠暴以儆貿實世世臣妾永保寧謐將臣撫循以寬以勸征夫鼓舞行旅歡欣歸牛休馬喜動風雲萬姓咸曰吾 皇至仁捷書入奏大賚勳庸功逾銅柱勒碑崇崇凡在戎行咸預歡融莫不稽首惟 皇之功惟 皇之功克紹 太祖惟 皇之基超軼前古惟 皇之德上侔堯禹於萬斯年作民父母

平胡頌 平胡

臣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平胡元亂爲生民主悉復中國古先聖王之政四夷萬國罔不臣屬獨元之

遺孽遠竄沙漠，聲教弗遵。太祖皇帝屢命將出師，極加追勦，雖獲其部落賊酋無算，而萌孽尚未盡除。逮今 皇上即位，朝廷清明，海宇寧謐，蕃夷之國，奔走貢獻，雖古昔所未賓服者，亦皆嚮風慕義，相率來朝，侏儒椎髻，輻湊京師。惟胡寇竊處塞外，非底于治。皇上不忍絕之，數遣使諭以天道禍福，俾知逆順之理，庶幾感悟，同樂雍熙，而乃悍然弗飭，兇悖尤甚，輒殺使臣，抄掠邊疆，日肆毒虐。皇上謂豺狼之性無厭，不剪滅之，後必為中國患。乃永樂七年春二月，巡

高皇帝亦數遺之書及其將帥書

狩北京。明年春正月。命　皇太子祭告　天地神祇

二月丁未、　皇上躬率六師徂征之。旌旗甲冑綿亘

此一大事故載之

千里。塞外廣漠之地。若鹹乏水。惟　乘輿所至。甘泉

湧出。瑞雪交下。天人協相。士無渴飢。軍聲大振。勇氣

增倍。五月己卯、直抵斡難河、虜酋本雅失里、知天兵

奄至狼狽失據、遂率其衆逆戰　皇上率師進擊之、

鐵騎蹴踩、烟塵蔽空、礮聲雷訇、矢鋒雨集、虜衆震恐

失措、遂皆奔潰、本雅失里單騎脫逃、餘衆悉降、獲輜

重牛羊馬駝不可勝數、六月甲辰師至靖虜鎮、虜酋

阿魯台復率衆潛伏險阻來拒我師　皇上躬率前責數百人攻破之殺戮無算阿魯台潛遁沙漠萬里氛祲廓清胡虜部落狡黠靡遺奏凱班師天威震動乃七月壬午還至北京文武中外之臣暨四方蠻夷之國莫不奉表稱賀臣聞古昔帝王盛治之世皆不免於夷狄之患自周以來歷漢唐以至于宋乃有若玁狁匈奴突厥契丹之類數侵中國流毒生靈雖有賢智之主驍勇之將僅得少挫其鋒而已孰能殄滅而蕩除之馴至宋亡遂入主中夏生民幾乎左衽而

後天生一太祖高皇帝。出而挫之。芟夷羣雄。攘斥戎狄。君主天下四十餘年。皇上以神武之資。繼志述事。旄鉞一麾。而龍沙萬里之外。罔有遺患。以爲聖子神孫萬年無疆之業。其於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後艱者。霄壤不侔矣。聖德神功。巍然煥然。直與天地準。夫豈淺見薄識。所能形容萬一哉。然臣榮猥以菲才。叨職翰墨。備員扈從於戎馬之間。覩覩皇上。躬御戎衣。以臨六軍。神謨廟算。機敏睿發。出奇料敵。變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掃除胡孽。易若拾

夵。以致此萬世不拔之功業也。其可無所紀述，以昭
示後世，謹爲頌拜手稽首以獻，其詞曰，　皇帝臨御，
聖德同天，仁聲義聞，漸被入埏，車書混同，統馭夷夏
皡皡熙熙，率底于化，椎髻冉裳，奔走嚮風，厥篚相望，
罔敢不恭，惟此胡孽，潛伏荒漠，假息涵淹，僅有部落，
嘯聚草莽，侵撓邊疆，狐鼠蠢蠢，敢恣跳梁，　帝勿加
兵，諭使自悔，反拘使臣，因致戕害，　帝曰豺狼，莫克
撫循，桀驁弗悛，慢天虐民，乃誓六師，大舉北狩，龍旂
央央，旄鉞左右，戎馬萬乘，桓桓天兵，金鼓一震，陰山

爲傾瑞雪肯降、甘泉屢涌、士無渴飢、悉奮驍勇、直擣巢穴、萬里長驅、醜虜大駭、敢逃天誅、帝訓諸將、毋恣殺戮、彼雖殊類、均此化育、乃鋤狡勁、乃殲渠魁、降附則釋、以懷以徠、獲其輜重、羊牛駝馬、大漠其空、無有遺者、剪除遺枿、盪滌羶腥、赫赫天威、震動朔庭、奏凱龍沙、班師振旅、士卒歌呼、萬姓蹈舞、乃至京師、乃開明堂、飲至策勲、鼓鍾鏘鏘、　帝曰羣臣、予豈究武、實奉天罰。用昭　太祖。周逐玁狁。漢擊匈奴。孰若我師、剪刈無餘。中葉外夷。遠遁無間。億萬斯年。罔有遺患。

黃河載清。海不揚波。億萬斯年。播之頌歌。

記

進士題名記　進士題名

永樂辛丑寔　皇上正大統之二十年先是　上巡狩北京營建都邑至是告成春正月元日乃御奉天殿受朝萬國來同景命維新而是歲適當會試貢士初建北京禮部貢士之始故識之之期領鄉薦而萃京師者三千人禮部拔其尤者二百二人三月望日　上臨軒策試越二日以曾鶴齡爲第一劉矩次之裴綸又次之賜進士及第餘賜進

士出身有差揭黃榜于長安門外公卿大夫暨士庶人咸謂都邑肇建而人才彙進如此夫豈偶然哉莫不歡欣鼓舞以爲日覩盛事誠曠世之嘉遇也有司復請題名于國子監 上命臣榮爲記臣惟昔周之

引用此亦深有典則

武王遷都于鎬講學行禮以宣教化以作新人才而其子孫傳緒至于永久蓋啓之者有其道也方今都邑告成之日 聖天子諮詢治道登進賢良以隆文明之運逕千萬載之太平斯世斯人亦何幸歟諸君子遭際明時題名於太學太學賢關天下公論所自

有其名宜有其實以副之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皇上之盛德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尚有望于諸君子其勉之哉臣榮謹記

御賜圖書記　御賜圖書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　上御文華後殿召榮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匡正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卿皆祗事我　皇考仁宗昭皇帝二十餘年竭誠效忠

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益加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鍍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是時諸公皆有御賜圖書而公獨多誌之以見君臣直剛正曰忠孝流芳者以表卿之忠貫也曰關西後相得之隆裔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者以著卿族系之所自出并表其名與字也卿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臣榮竊惟人臣之義惟忠與誠乃能贊輔 國家光膺寵命以享爵祿於悠久苟阿狥以取容迎合以求悅不顧事體之重輕不念民情之休戚縱已之所欲言任已之所欲爲則將無所不至矣其可乎哉臣榮自惴非

才夙夜祇愼惟恐有負委托之重爲愧耳至于非分之恩曷敢希冀追惟初仕以至于今歷事　三聖日得侍近淸光屢沐天地大恩眷待之隆錫賚之厚非一言可述今復蒙　恩賜以範銀圖書獎諭之重製作之精誠古今罕有臣榮敢不敬承佩服傳之子孫永爲家寶哉故敢具述于左方以見　皇上眷待恩禮之隆它日或可以備採錄云

重建孟瀆河閘記

孟瀆河閘

君子之立政有可以益國而利乎民者知無不爲爲

之有方雖疲民力而民忘其勞耗其財而民不自恤苟或役民於非所常務則謗怨隨之其能留聲當時爲利後世者幾希孔子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其信然矣乎工部侍郎廬陵周君忱奉命巡撫蘇常諸郡常之武進故有孟瀆河開以通東南漕運及商販之舟且溉傷近田數千頃歲久闕壞公私病焉常守莫君愚圖改作之以役費繁重弗敢專謀於周君議以克合遂發徃歲節省稅賦浮費以市財儲工礱石如蘇洞庭山而舟致

之郡民皆懽忻趨事作於舊址之南丈餘其下先錮列巨栰貫以長松而後寘石焉東西石數縱以丈計爲十有六崇以丈計爲二百五中廣視縱當八之一南北爲雁翅狀以殺水勢中夾木石繫以納懸板而上下之經始於宣德八年九月而畢工於是年之冬用徒匠以日計二萬三千七百六十木以株計八千九百石以丈計三千五百灰以斤計二十二萬磚以片計十有二萬始終董其役者知縣朱恕効勞爲多旣皆民惲祝閘成而獲利如故莫君以爲苟無記述

則後世莫知所自遂因通判張齡來京請記於予予述圖誌兩浙運河貫郡城西行三十里歷犇牛呂城二堰以達京口舟行既艱而河小不足以通巨艦唐元和中刺史孟簡始令開北河自奔牛北行七十里至河莊鎮入楊子江舟無巨細皆得逕達于江而免過堰之勞此河通則漕舟出江省達而弊非及期其所係非細故也第其水上引運河源遠不能常續下仰江潮去來不能常存簡于是罷開河庄爲之節制使人以時啓閉其利益博其惠之在人可謂深且久矣人以其姓名河謂之孟瀆又謂之孟子故閘亦以孟瀆

爲稱閘廢、民失其利、今得周莫二君子、協謀而更置之、二君子之惠、足以繼簡、而流於無窮、是可尚也、

固安隄記 修築固安隄

天下之難治者、莫踰于水、而治水之先者、尤莫踰京師、故大禹之跡、首在冀州、豈非以水之利害、所繫者大、而帝畿之內、宜慎其防、以爲宏遠之圖也歟、盧溝之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爲渾泉、而爲桑乾河、鴈門應州雲中山西諸水皆會焉、愈遠益大、過懷來行兩山間、拘束齟齬而不

得肆。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之東。地勢平而土脉疏。衝激震蕩。遷徙弗常。後魏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建成侯劉靖、及子平鄉侯弘、築戾陵堰以防之。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流十五里、距盧溝不遠、有曰狼窩口、時復衝決漫流而東、浸沒田廬。民弗安業、 聖朝建北京。視河為襟帶。永樂間屢嘗修築。輒復頽圮。今 聖天子嗣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內官監少監姜山義、莅厥事。復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且勑其

務存堅久，勿爲苟且，庶幾暫勞永逸，羣公效命，材謀具濟，經始于正統元年冬，畢工于二年夏，凡用工匠二萬餘，月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賜名固安隄，命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神祠于上，有司以時修祠禮，凡督事者，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吳陵堰，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仰惟聖明至德，蟠際穹壤，而於京畿益圖鞏固，以寧濟斯民於千萬年，諸公亦能同寅協恭，用成厥功，蓋可久可固而利益

于世者不小皆所當書

序

神應泉詩序

神應泉

其事詳于少保金公所著北征錄中

欽惟　皇上御極以來，海宇寧謐，祥瑞屢臻，華夏蠻夷罔不率俾，四海內外，皡皡熙熙，熏然泰和，惟北虜遺孽，倔强梗化，拘殺信使，寇擾邊埸，　皇上赫怒，躬率六師，徃征之，三月丙子，駐師于凌霄峰，厥地高燥泉水歉乏，是故忽天雨雪彌布于地，士馬充足，莫不歡騰鼓舞，以爲　皇上至誠格天之所致也，遂踰錦

水磧歷磨虜川涉金剛阜所經之處平沙曠漠鹹水悉化為甘泉丙申駐蹕于清水源地鹹水涸忽涌泉上出滔滔汩汩瑩徹清潔斯須滂洋將士環睹驚駭嗟異咸以為除滅殘胡之徵也　皇上召中官汲取嘗之味甚甘美仍賜將士皆飲乃命之曰神應泉臣以非才承恩扈從日近　天顏親覩靈異莫効涓埃之報顧為歌詩以頌公德於無窮謹拜手稽首以獻

大祀宿齋壇倡和詩序

大祀齋壇

正統己未春正月十有五日甲午昧爽　皇上以明

自乙未大祀天地乘法駕、從百官、恭詣南郊、省視犧牲品物、已乃御齋殿、凝神端穆、顏嚴對越、左右侍衛與臣工執事者、亦皆秉寅清之忱、思以駿奔自效、罔敢或怠、夜三鼓、 上具袞冕登壇、升降祼獻、天宇澄霽、月星明潤、大樂迭奏、聲歌協和、神祇洋洋、來享來格、禮成和風飄揚、香靄芬馥、聖心悅懌、凡與祭者、莫不歡欣、以為 皇上誠敬純孝之至、昭乎感格、以至於此、神之儲祥、降福於國家者、豈有窮哉、尋以衰邁猥承恩命、以相大禮、深竊慶幸、乃賦二詩、以紀其實、

而詞林諸君子屬和者甚衆、得詩凡若干首、夫以予之謭才、固不能詩、而國之祀禮、莫大於郊穹祗百靈、於是乎饗、　皇上至誠大孝、於是乎盡、而臣子助祭精白之心、亦於是乎見、非常祀之比也、詩之作其可已哉、

送徐都指揮還建寧序　　徐澗選閣

予嘗觀國朝所記自仁宣二宗以上三司隊亦皆藏之是時未設總鎮事皆隸于行省故也自後

建寧居七閩之上游、襟山環水、東隣括蒼、北距上饒、而西南之間、遥控交廣、凡福興泉漳諸郡、品物之貢

精兵

輸三吳兩浙商賈之來往。罔不輻湊於斯。邊藩要會。

莫有逾於此也、 國朝洪武初、以其地重人稠、特設
福建行都司、以建寧左右延平汀邵五衛所隷之、皆
遴選武臣之賢能者、以掌衛事、時徐侯彥實之先公
爲建寧右衛指揮蒞事明敏訓練有方、凡都司之事
有所疑、弗能決者、必咨問之、然後行、公夙夜悉心、勤
於所事、毫髮罔敢忽怠、繇是忠義聞于 朝廷、信實
著于藩服、惜其蚤歿、而弗獲大施、于是吾郡之士民
至于今思慕之不忘、厥後侯以長嗣襲職、復蒞建寧
蓋侯自幼嘗優游邑里、軍民利病、罔不究心、及在官

之日公廉弗擾士民悉安官長咸加敬禮焉洪武壬午侯率師駐守汶上值今 上舉兵靖難將渡大江（以靖難建功故超擢）而侯獨挺身來歸遂授任使擢官至指揮同知去年夏奉表至行在特蒙召見恩眷益隆留數月乃遣
皇上復以為是職未足以盡其才也遂詔拜本都司都指揮僉事給驛以還凡列于朝者靡不榮之于始家居時嘗辱知于侯今承乏之詞林雖遠隔數千里外而心情之相契有加無替故于其歸也率秋官主事棐溥惟淵洎建之士大夫寓于此者相與出餞于郊

外惟淵乃舉酒屬予爲序以華其行予時以匆冗弗暇今侯之子禎以隨侍　皇太孫殿下練習于京師得賜歸省惟淵暨諸友復詣予請序以發揚侯之令德予不可以再辭謹摭實而復之曰夫人之所以遭遇於時得以享厚祿豐爵者必其德有諸已才足以有爲而後位稱其德才副其用故能致遠大之事功而膺爵祿于悠久也侯之爲人德足以惠衆而敦俗才足以修政而立事而其威儀風裁使閫外肅然枹鼓不驚士民安堵綽然有古良將之風此其所以荷

恩眷而承寵命也夫、

雜著

題北京八景卷後

予嘗攷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為京都者。莫逾於金陵。至若地勢寬厚。關塞險固。總握中原之夷曠者。又莫過於燕薊。雖云長安有崤函之固。洛邑為天地之中。要之帝王都會。為億萬年太平悠久之基者。莫金陵燕薊若也。昔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九有、以金陵龍蟠虎踞、長江天塹、遂定都焉、迨我

皇上繼承大統又以燕薊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內跨
中原外控朔漠宜爲天下都會乃詔建北京焉及今
十餘年 車駕凡兩廵狩榮叨祿翰林既嘗歷覩金
陵之勝今而復忝扈從得以追陪文臣之末隨侍
皇上遍閱北京山川之槩退而與諸僚友討論莫不
稱歎以爲斯文千載之奇逢一日翰林學士兼左春
坊大學士胡公光大偕翰林侍讀兼左春坊左中允
鄒公仲熙考求其迹以昔人有燕山八景之作而簡
冊無聞今 聖朝天下一統 皇上建都于茲誠非

往哲之比不可無賦詠以播于無極於是仲熙倡爲北京八景之詩學士胡公兩和其韻而又序之僚友同賦者凡十三人榮亦厠名其間亦何幸哉竊自幼時嘗閱地誌考其山川形勝心目爲之開明精神爲之飛動思欲遨遊覽觀而不可得及今得以徧歷兩京又得屢承 上命奉使西北由江淮道大梁洛邑踰關中以至玉門關之外及侍 皇上兩率師出塞肅清胡虜北至極漠西抵和林觀兩京之地王氣所鍾寔爲天下形勝之最東南西北道里適均真足以

控制萬方而爲　聖子神孫、萬世磐石之基也、榮以非材、叨逢恩遇、汎塵海岳、效報未能、茲以北京八景圖并詩裝潢成、因舉足迹所至、書于卷末、具其以諸景之槩、所以得名流于圖首、誠非欲誇耀於人、人將以告夫來者、俾有攷於斯、不惟知天下山川形勝之重。而又有以知八景所在。如目親覩。有若予輩之非薄叨承　國家奇遇之厚。樂其職於優游。得以詠歌帝都之勝於無窮者。皆　上賜也、然則覩於是者、豈無感發興起、以自奮于　明時者哉、因書此于末簡以

識歲月云

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夏允彝瑗公
宋徵輿轅文 參閱

金文靖集

贊

金幼孜

太祖皇帝御書贊

金文靖文皇時名臣其文可采者逈少特存贊與後篇以見當時之盛云

皇上宴閒出示 太祖皇帝所書御製嘉禾詩一首雲章爛然輝映日星羣臣駭躍爭先覩之郎日摹刻

諸石刻成取石本裝潢成卷越十有二月御奉天門
頒賜羣臣公卿幼孜幸得與賜焉臣竊惟 太祖高
皇帝龍飛淮右提一旅以靖禍亂混一六合休養羣
生修禮樂以致太平涵濡漸漬垂四十年百僚效職
四夷承風惟時嘉禾屢登四郊之民無凍餒之憂廟
堂之上垂拱雍容聖情悅豫親御翰墨著爲歌詩渢
渢乎洋洋乎雄偉壯麗渾然天成至其字畫之超詣
天機逸發森若飛動雖龍跳虎卧鳳翥鸞翔不足以
喩其妙此誠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 皇上纘承丕

緒祇廸先猷、披閱手澤、如對　尊嚴、用勒堅珉、藏之秘府、以昭示萬億年、永永無極。顧臣菲薄、而亦竊獲此賜、寵榮焜燿、稱頌難名、謹當珍述、傳之子孫、視爲至寶、乃稽首頓首、再拜而爲贊

麒麟贊

臣聞麒麟天下之大瑞也、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麒麟見、又云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其情、則麒麟見、又云王者德洞淪冥、化及羣動、則麒麟見、是則麟之出、必聖人在位、當天下文明

之日固不可以幸而數致也欽惟 聖天子嗣大歷服法天圖治勵精宵旰致理萬機仁聲義問洽于遠邇德教覃被民物和會四方萬國靡不嵩戴于是天監 聖德景貺屢臻而十有七年之間諸福之物紛紜充牣史不絕書乃永樂甲午秋九月西南夷有曰榜葛剌國以麒麟貢明年乙未秋九月有曰麻林國以麒麟貢今年秋復有曰阿丹國以麒麟貢五六年間麒麟凡三至京師烜赫昭彰震耀中外誠千萬世之嘉遇而太平之上瑞也昔者皇帝道隆德盛麟僊

出于囿周南雖托諸歌詠而未覩其眞降及漢唐寥寥無聞今聖天子德協重華功高曠古厚澤深仁涵浸無間而茲麟之祥屢見而不已葢上天以是彰顯聖德爲王化之大成誠宗社生靈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添列禁林目覩嘉禎不勝榮幸用述爲贊以傳之久遠謹拜手稽首以獻贊曰猗歟仁獸異其狀奇形二儀胚腪玄枵降精龍顱聳拔肉角挺生紫毛自理龜紋縱横其質濯濯其儀彬彬有趾弗踶惟仁是遵有角弗觸惟義之循步中規矩音協韶鈞養綏

撫幼藏嘉思遐四時乘化其鳴弗愆是名麒麟出應于天待時而至弗後弗先萬里來賓載邁載馳瑤光燭霄卿雲下垂重曈屢顧衆扑以嬉大開明堂坐以納之於惟我　皇法天圖治聲敎流行東漸西被無幽弗燭無遠弗暨川匯雲奔稽首奉贄爰集大瑞後先駢臻何以致之惟　皇之仁惟　皇之仁洽于八埏極天際地罔不尊親惟　皇謙恭弗自爲聖匪物之珍協于仁政惟　皇奉天丕顯大命聖壽萬年四方之慶

頌

瑞應龍馬頌 有序

聖天子以仁聖大德、覆育四海、綏緝兆民、自莅祚以來、天心昭答、神靈協順、雨暘時若、年穀屢登、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諸福之物、若麒麟騶虞神龜白象、文犀赤豹、慶雲醴泉、甘露嘉禾芝艸、珍奇異產之屬、駢臻沓至、不可殫紀、乃永樂庚子冬十月、山東諸城縣民崔叉諒、以龍馬來獻、其色青蒼。肉騣隱起。背有奇文、交互錯綜、若龍鱗然、赤鬣肉尾。麟臆鳳膺。較肰潤

瀁狀甚奇異詢諸其民云所居之地有潭瀕海深不可測時有神物蜿蜒雲霧之中隱見潭上家有牝馬恆牧于茲忽一夕風雲驟作遂產此馬若有神靈撝呵光彩照耀上燭霄漢遠邇嗟異咸曰此龍馬也宜聞于朝以彰　天庥為千萬世太平之光臣載稽往牒以為有聖人在位則龍馬隨方而至所以彰明
聖德表應太平今　聖德格天和氣充周禮樂明備人文昭宣萬方乂寧海宇熙洽而龍馬之至適當新都告成之日所以誕啓鴻圖光昭景運誠國家宗社

萬萬年悠久之徵臣以謭薄忝職文字每遇嘉禎必有歌詠以播揚盛美傳于後世況此異瑞所應非常豈可無述故不辭蕪陋謹爲頌一篇以獻其辭曰聖皇御天統一華夏靡遐弗屆靡黨弗化日暘日雨時序罔愆百穀蕃植屢爲豐年和氣交敷絪縕旁達諸福駢臻至無虗日諸城之墟近接海濱有潭汪洋潛潵濟淪雲霧晦冥雷電恍惚蜿蜒上下維此靈物駹駹牝馬來牧于茲有龍覆之孕此奇姿變化翕張瑞物斯育肉騣礧磈方瞳燁煜匪鐵匪駰匪驪匪黃色

合玄霧，實青而蒼，麟臆斑斑，背負奇文，縱橫叅錯，如龍之鱗，蘭筋權奇，肉尾赤鬣，逸氣稜稜，超騰驍捷，維此上瑞，叶應昌期，龍馬之生，適符盛時，麒麟在郊，騶虞在囿，神龜游沼，龍馬在廐，維天降祥，竝虎其應，以隆寶祚，以昌景命，滎水獻圖，渥洼效瑞，聖皇在位，龍馬斯至，聖皇御統，道合乾剛，龍馬之來，寔應嘉祥，嘉祥薦臻，粵由聖德，臣作歌詩，播于無極

瑞應騶虞頌

臣聞天子有大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上天慰

悅、昭答景貺、以兆億萬年無疆之慶、洪惟　聖天子、
秪膺大命、統承寶祚、敬恭天地、嚴奉宗廟、輯和人民
七緯順度、九有寧謐、乃宣德巳酉春、正月南京守臣
來言、有騶虞二見于滁州之石固山、謹卜日、遣人馳
獻、粤二月十有三日、達闕下、上賜文武臣僚、洎四夷
朝貢之使、觀之、白質玄章、膚體明潤、馴擾安適、弗懾
弗驚、中外忭舞歡揚。咸曰此國家上瑞。天下太平之
徵。非偶然而致者。臣竊惟　太宗文皇帝、以聖神文
武之資、統馭華夷、深仁厚澤、涵浸無外、在位之日、四

方以祥瑞進者，輻輳于廷，而騶虞凡兩見，至今日猶赫赫如前日事，惟我聖天子，以聖繼聖，化洽宇內，仁及庶類，雖蒞阼以來，嘉祥屢至，而未有若斯仁獸者。騶臻並見于一日之間，徵之往牒，實爲希奇，自非聖天子之至仁大德，足以上當天心，曷克臻茲，誠宜播之聲歌，編之簡冊，以丕昭鴻休于無窮，臣不勝欣躍，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維皇嗣統，膺命上天，睿知文武，以馭八埏，祗率舊章，法祖圖治，選賢簡能，以希庶位，五行順序，三光昭明，四方來同，萬姓以寧，洎于

幽潛跂行喙息總總林林咸被茂澤太和絪縕克溢兩儀涵毓靈祥盎蕃而滋乃有仁獸荓出畿內造化胚胖適與時會其見于何滁山之陽瑞靄祥氛爲之低昂穆穆攸攸有白其質亦玄以文匪羣之匹不角不牙匪兕匪貔蹈義含仁惟德之符正月令辰燦光四被守臣告祥山靈效異祝網既除罻羅弗張乃服軒車載翅載行既安且馴不爐以怒祥飈泯川彤雲載路維春二月進于九重天光低徊風日朗融于時都人于時卿士于時蠻夷咸稱上瑞兆時聖徵有煒

其光至仁之應太平之祥在昔 太宗功成治定騶
虞再見亦惟德之應維皇奉天昭格 上帝眉壽萬
年同于天地

序

贈兵部尚書陳公赴交阯序

交南事詳于黃忠宣文潘禁中陳公者疑即黃公幕身稱陳公之前代黃公者也黃公數與之書論交事

交阯去中國尤遠限山瀕海僻處南徼萬里外自古
以來夷人相虎吞迭爲雄長漢唐之世雖嘗置郡縣
然反側叛服卒無寧歲下逮宋元遂弗能制由是胙
土錫封建國安南更歷數傳篡竊滋甚以至黎氏父

子戕殺其主秉黃屋左纛鴟張狼顧將與中國抗衡歲時貢獻往來狙詐益甚　天子震怒命大將帥偏師往討之首惡就禽凡黨與相煽結者悉獮薙無遺遂以其地為郡縣建交阯布政司以統之方王師之南征也吏部侍郎陳公叔遠實受命以從公為人沉默謹愿小心周密其在閫外也凡軍旅之調度餽餉之經營邊務之討畫以至胥吏筆札之細微皆預領而參決之暨交阯既平號令更新選吏以理其民公勞來綏輯哺飲喣寒而又以宣　上之德意納之于

春陽和煦之中、近年以來、瀕海之區寇孽伺釁阻險負固、復相聚動搖、掠民資畜爲生活、用是弗寧、事聞仍詔大將軍英國公臣輔提兵往靖之、公復受命以從至海上逾年、遂擣其巢穴、縛首禍者數人、俘獻闕下、交阯肅清、民大喜以寧、去年秋九月班師、公從大將軍入覲、宸衷豫悅、特賜宴賚、擢陞兵部尚書、光華寵耀、榮及交朋、而公尤粟粟焉傴僂謙退、若不能勝者、烏乎此可謂厚德之君子者矣、居間 聖天子因念及交阯。方內附、禮樂敎化。未大洽于民。且其地

方數千里為交南重鎮非假大臣以鎮撫之則不足以昭宣威德惟公負才能聲望之下其民情俗尚之所安政令寬猛之所宜與其山川城守之所備皆嘗圖回而熟察之乃復命公以往朝之縉紳與公游者皆賦詩酌酒飲餞于都門之外而屬余敘之予謂士之未遇也患不得其位既得其位也患其道之不能行位得矣道行矣而上足以結主知下足以為民望此尤古人之所難而不可以必焉者也若公之遭逢盛際德足以稱位才足以任事道行志得為 聖天子

之所眷注。十年之間。出入勞勤。揚天威于萬里。馳英聲于海上。而屹然為交南之望。方且自致于青雲之上。建立功業。以古之名臣自期待。此其志則公之獨得。而他人固有所不識也。公行矣。尚周爰諮宣。誕昭德音。以副 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使交南之民屬望于公者。如始來之日。則惠之所及者遠矣。公行矣。尚慎重之哉。

灤京百詠集序

北征扈從盛事故實作詩以詠之

予嘗扈從北征。出居庸。歷燕然。道興和。逾陰山。度磧

鹵。大漢。以抵臚朐河。復緣流東行。經潤欒海子。過黑松林。觀兵靜虜鎮。既又南行。百折入涂流峽。望應昌而至灤河。又西行。過烏桓。經李陵臺。趨獨石。涉龍門。出李老谷。迤邐紆徐。度鎗竿嶺。遵懷來而歸。往復七閱月。周迴數萬里。凡山川道路之險夷。風雲氣候之變化。鑾輿早晚之次舍。車服儀衛之嚴整。甲兵旗旄之雄壯。軍旅號令之宣布。禡師振武之儀容。破敵納降之威烈。隨其所見。輒記而錄之。且又時時作爲歌詩。以述其所懷。雖音韻鄙陋。不足以擬諸古作。然因

其言以即其事、亦足以見當時儒臣遭遇之盛者矣。
予自㓜、聞西雲楊先生、以詩名、今覩其所爲灤京百
詠、則知先生在元時、以布衣職供奉、嘗載筆屬車之
後、因得備述當時所見、而播諸歌詠者如此、然燕山
至灤京僅千里、不過爲歲時巡幸之所、度先生往來
正當有元君臣恬嬉之日、是以不轉瞬間、海內分裂
而灤京不守、遂爲煨燼、數十年來、元之故老始盡、無
有能道其事者、獨余幸得親至灤河之上、竊從畸人
遷客諮訪當日之遺事、猶獲聞其一二、登高懷古、覽

故官之消歇。睇河山之悠邈。以追憶一代之興衰。因以著之篇什。固有不勝其感歎者矣。因觀先生所著。而微以予之所見。敢略述其概。以冠諸篇端。然則後之君子。欲求有元兩京之故實。與夫一代興亡盛衰之故。尚于先生之言有徵乎。

此亦勝國之文獻也國可滅史不可滅大哉言乎

送新復古之官臨江序　都綱

我　太祖高皇帝。削平禍亂。混一區宇。制禮作樂。誕宣人文。稽古建官。庶職咸備。而尤注意于釋氏之教。且復設官以釐之。上率下承。蓋將明其道。化其愚。啓

都綱之除授有何要事而公作序述之可見此時二教猶修官度推貞

其牆通其窒礙。而納之于至善之域焉。永樂庚子冬、臨江之都綱鈌。有以復古爲薦者。遂得住持天寧講寺。將行中允吳公仲平相率搢紳大夫。詩以貺之。而屬余以序。夫都綱之任。所以長率釋流。以宏其教宗。而講師之業。又所以宣明大覺以會其指歸。兼是二職者。亦可謂難矣。復古盧陵人。自少善根宿植、神清秀朗。勤勤焉嗜浮圖以爲高。遂託跡方外、既若干年、即首京刹之座、粗衣菲食、謹持律戒、窮討秘義、晝夜不怠、造般若之奧、悅三觀之旨、體用不遺、內外相資

絕欲縱之愆、無惰誕之失、今而領都綱之任。尊講師之席、將俾人崇其教。滌穢除累、通晴去碍、以同造夫大覺至善之域。上以陰翊皇度、下以揚闡宗風。庶幾不負朝家崇奬之意。而于佛氏之道。亦重有光矣。復古尚勉之。

䄏著

恭題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居東宮時、尤重文學、侍從之臣、凡賜賚洎有所陳請、必親爲題識、當時被其容禮者不數人、今

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直其一也、直永樂初科進士、由庶吉士、擢翰林修撰、器識文學蚤已受知、前後膺賜者三、陳詩者一、皆仁廟親御宸翰、題識批答者、首則端午賜扇。次則以直目疾賜藥。次則直遭喪將歸。賜白金爲道里費。又其一則直以父在職年老。乞致仕。特勅吏部准所請。其上皆著直姓名。可謂一時之顯者矣。直謹裝潢爲卷。用彰寵貺。以貽不朽。俾幼孜識之。

書楊少傅陳情題本副錄後

余嘗觀先正范文正公生二歲而孤，母謝夫人，貧無
并觀楊文貞集所載題羅氏世德後知羅氏為文
依，再適長山朱氏，洎文正貴，以朱氏長育之德，每思
貞同母異姓兄弟今觀此文益了然文貞不以此
厚報凡朝廷所加賞，輒丐以逮之，甚至朱氏兄弟卒，
事為諱亦猶之才按亦盛德之一也
皆為殯葬，歲別致祭享，嗚呼文正存心若是之厚者
其忠孝之大節，豈不因是而可見哉，今觀少傅兵部
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西昌楊公士奇，其事始與文
正公同，而存心之厚，又千載而相符者也，公生歲餘，
其先君子少傅公弃世，賴繼父前進士羅君子理撫
育數載之勤，後子理官德安，坐累謫戍永昌卒，二子

長憲補戍役次京家居養母母卒亦坐累當種田北京時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　仁宗皇帝居東宮監國留公輔導公念憲兄弟不幸皆以事遠役母夫人墳墓無所託具其情以聞意欲丐宥京以歸奉歲時奠埽卒之感動淵衷親洒寶翰命永昌軍役并免之觀公之追念其親逮于羅氏洎仁廟之所以體臣下之情垂保全之德皆本乎人心天理之至而曠古所無之典也何其盛哉距今二十年京來省公于北京請錄當時題本以垂示羅氏子孫公旣識之復出以

示予。惟公以宏才碩學。歷事 三聖。勳業在 朝廷聲名滿天下。其位遇之隆。倚任之重。蓋有過于文正而其平生出處之槩。存心之厚。則未始有異也。且世之人。一隸戎籍。子孫往往貽累于無窮。今羅氏子孫獲享安逸之利若此者。罔荷 朝廷恩德之大而寔本于公忠孝之所推也。拜觀之餘。敬書此于末。爲羅氏之後人。尚世世念之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終